

大家小书  
洋经典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# 笑

〔法〕柏格森 著  
徐继曾 译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TO EVERYBODY FOR EVERYBODY

*Little  
Masterpiece*

大家小书·洋经典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---

笑

---

[法] 柏格森 著 徐继曾 译

---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TO EVERYBODY FOR EVERYBOD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 / [法] 柏格森著; 徐继曾译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4

(大家小书·洋经典)

ISBN 7-5302-0757-1

I. 笑… II. ①柏…②徐… III. 哲学—笔记—法国—现代  
IV. B565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3872 号

大家小书·洋经典

笑

XIAO

[法] 柏格森 著 徐继曾 译

\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5 印张 78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5302-0757-1

I · 741 定价: 9.00 元

## 大家·小书·洋经典

钱满素

手捧一本精致的小书，心怀一份闲适的情趣，忘却周围的喧闹、心中的烦扰，专注入神，与世上最优秀的灵魂对话，这是对智力的激励，更是人间一大享受。两年前，《大家小书》系列开始问世，选的就是这类精致小书。三辑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，读者见了很是喜欢，真是应了“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”这个初衷。如今推出这套“洋经典”，读者一定也猜到了，就是要把目光越过国界，投向世界。

这里的“大家”是个双关语，小书出自大师之手，又传入大众之手，这大家不是那大家。可是再一想呢，既然汉语中一个“大家”可以同时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，又可见这两家原本是一家。如果名家名著不是道出了常情常理，得到了常人的理解赏识，又怎么能经得起几十年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诵读呢？大家与大家本无距离，大家与大家你我相依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书不在厚，在于弥漫渗透其中的灵气和悟性。大凡经典，必有它独到之处，思前人之未曾思，写旁人之未曾写，也不论其独创的是思想，是形象，是语言，还是境界。书海茫

茫，信息泛滥，我们常苦于寻寻觅觅，上下求索。若问求知的捷径，难道还有比经典更好的吗？经典是众人的选择、历史的选择，真可谓书中之王者。但经典又并非高不可攀。常言道，朴素乃真理之本，美之本，也是经典之本，尤其像本丛书所选的小经典，都是直抒胸臆，娓娓道来，无须旁征博引。只要用心，经典是好读好懂的。

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人类历史就是不同文明交融的过程。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地球村，国界和地理距离已经不再如昔日构成障碍，文明间的相互接触也更为频繁。交流多了，共识增加，冲突也是难免。人类如何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，达到多元共处的理想呢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互了解了，了解有助于消除猜疑、消除隔阂。

“洋经典”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，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，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，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，而且可诵易读。它们题材各异，体裁不限，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社会、伦理无所不包，随笔、散文、游记、自传、小说、论著应有尽有。一册小书，凝聚人类智慧，在轻轻松松的阅读中，我们和世界沟通心扉。

## 柏格森与徐继曾

柳鸣九

北京出版社出了一套很不错的书系：《大家小书》，选入的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名家大手笔写成的“小作品”，实际上就是“小名著”、“小经典”，如上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就是。据说，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，这也很自然：文化含量凝练，开卷有益；部头不大，读起来花时间不多，正符合现代人急需补进各种文化营养、又苦于读书时间不多的忙碌生活的需要。

现在，这一套书又扩大到外国文化方面，该社主持这个工作的副总编韩敬群先生约我为其中的一种（《笑》）写一篇序或前言之类的东西，我当即就答应了，因为作者柏格森是我心仪已久的法国哲学家，而译者徐继曾则是我几十年前在北大念书时的授业老师。

相对而言，哲学是德国人的强项，正如小说是法国人的强项。至少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，德国人一直踞于哲学思辨的顶峰，康德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等人哲学体系之完整与逻辑思辨程度之高，实无其他民族人士出其右，相比较之下，法国18世纪那一批

著名的启蒙哲学家，则只能说是社会时政方面的思想家，当然是造成了伟大结果的伟大思想家。法国人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上半叶，总算在纯粹哲学、思辨哲学领域里也证实了自己的高超才能。这不能不说是柏格森的功劳，他在纯粹哲学上的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，在整个欧洲的精神领域里，他所具有的巨大哲学声誉，也许只有德国的尼采可与之比美。

柏格森（1859—1941）的哲学有何“标志”？其本土的论者简略答曰：他认为直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。对于不专门弄哲学的人来说，这个标志似乎就够了，正如说达尔文的标志就是进化论，牛顿的标志就是地心吸引力论，简单而明了。但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哲学课本与辞书之中，柏格森却被戴上了不少帽子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“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”这一顶。

窃以为对于思想家而言，重要的不在于做“唯心”、“唯物”的终极划分，而在于对其学说、其哲理、其论断的涵盖性、深刻性与效应性的认定。有此三性的思想家，即可谓“杰出”、“伟大”也。而且，“唯心”、“唯物”，也绝不是有害或有益的绝对标准，前者不见得一定对人类有害无益，后者也不见得一定就有益无害。把唯心主义阵营否掉，再把唯物主义阵营中的“机械唯物主义”与“庸俗唯物主义”否掉，那就只剩下几个“辩证唯物主义”、“历史唯物主义”

的天才了，这符合人类思想史、人类文明史的结构实际吗？这岂不会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遗产横扫掉一多半？

如果不去管柏格森是哪一种终极体系，不去管“唯心”、“唯物”的标准，那么，应该说这位哲人的确有若干闪光的哲学学说，我们说它们是划时代的创见未免不可，说它们有明显的涵盖性与积极的效应性，更是应当。

我这里所指的涵盖性与效应性，至少是可以对文学艺术而言，而文学艺术则无可争辩的是人类精神文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，也是占有巨大份额的部类。

兹简略列举如下：

其一，柏格森的直觉说。且不说他此说是否重视感性认识，有唯物主义的影子，只看它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就够了。最吸引你眼球的例子就是，在20世纪得到了千千万万欣赏者盛赞、如今大行于世的印象派绘画，它不过是将视觉上的直觉变成一种特定的绘画风格、美学理念而已，而法国印象派绘画与柏格森的直觉论哲理，正是产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。

其二，柏格森的生命力说。生命力不过是有生物体能上与智能上的综合力量的称谓，是生命现象的原动力，它在创造人类社会、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，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。如果说生命力说在社会政治历史中的作用与性质上存在着质疑与争



议的话，那么它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，这已经被人类文学艺术历史的事实，从最古老的岩画到今天高度发展的文艺所凸显、所证实。

其三，柏格森的内心意识绵延说。关于区分实际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哲理，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它明显地为欧美 20 世纪的现代心理小说，也就是意识流小说的创作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，启示出可行的文学创作方法。法国的意识流小说巨著《寻找逝去的时间》就诞生于柏格森的同时代，绝非偶然。

其四，就是这本书，这本关于笑的哲理著作，对笑作为一种个人心理表象的缘由与各种形式，对笑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、作为一种社会姿态所具有的功能效应，都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。就其论述之全面，辨析之精微，堪称“空前绝后”，即使它可能会有值得商榷之处。但总的来说，应视为关于笑之研究的一部十分权威性的著作，它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研究一样，也是 20 世纪人文研究中的经典。不妨说，它倒是补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留下的一个理论空白。

正因为柏格森的哲学对文学艺术具有十分贴切的涵盖性，积极的效应性，他可以说是 20 世纪一个做出了卓越的人文贡献的思想家。因此，他于 1927 年

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译者徐继曾先生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。50年代中期，我在北大时他教过我们那一班的课，法文系高年级的一门专业课：法国历史，为期一年。还有，在不长的一段时间，教法文精读课的一位教授因病请假，徐先生替他代过一阵子课。那时，在名家、老教授如林的西语系，他还只是一位中青年教师，才四十出头，但像他那样，既胜任高年级的语言课，又胜任高年级的史论专业课的人为数并不多。

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教师，课讲得很好，内容丰富，条理清晰，一出口就是完整的语句，准确的措词。难得有如此好的口才，加上他相貌堂堂，真使人觉得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。他待同学们很亲切、很随和，就像是平辈的兄长，绝无师道尊严。他的课给人甚多启发，他也善于引导同学进行思考，常要求我们写读书报告给他审阅，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些课外书，就法兰克人的封建化过程洋洋洒洒写了一篇“准论文”，得到了他的赞赏，他的批语中颇多鼓励，我对历史发展问题有分析评论的兴趣与爱好，实从这里开始。毕业后，我与他联系极少，仅有一两次简单的书信交往，记得他以“兄”相称，使我深受感动，也深感他为人处世的洒脱与虚怀若谷的雅量。

继曾先生在北大分内的工作任务一直很重，不论是教学还是编辞书，他都是主要劳力。之余，他自己

也弄些文学翻译，我所知道的除了眼前的这本书外，还有卢梭的散文名著《漫步遐想录》（也收入在这一套《大家小书·洋经典》中了）以及斯达尔夫人的理论名著《论文学》等等。他的“业余”时间既不多，选题也就格外精当，他选译的都是经得起时间冲击的经典之作，这也反映了他作为译家的卓越见识与高雅品位。就他的学养水平与业绩而言，在中国法国研究会成立时，他本应该被选为理事会理事，但偏偏遭到了权威者的否决。受此不公平待遇的，还有另一位北大教授郭麟阁先生。“理事”大概是所有头衔“帽子”中最没有价值的一种，没想到也这么被用来作威作福。不授予有学养、有业绩者，并不是他们的损失，而是学界、研究会的疏漏。

1989年，人们听到徐继曾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，他死于一次很偶然的医疗事故：青霉素过敏。这时，他还不到退休年龄。就他本来良好的健康状况与充沛的心智活力而言，他尚可以颇有所为，颇有建树，他未能充分施展其才，这是学术文化界的损失！

## 序\*

本书包括笔者前在《巴黎评论》<sup>①</sup>发表的三篇关于笑的文章（说得更精确些，应该是关于“由滑稽引起的笑”的文章）。当笔者把这三篇文章汇成一卷的时候，也曾想过是否应该把前人有关的想法作一番彻底的考察，把关于笑的各种理论作一番正式的批判。后来一想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这一部论述就将大为复杂，篇幅也将大得和所研究的题目极不相称。同时，关于滑稽的种种定义，在文中谈到有关的例子时，也都直接间接地讨论到了，尽管不免失之过简。因此笔者对原文未加增补即重新发表，仅将近三十年来有关滑稽的主要著作列表附后。<sup>②</sup>

自本书初版后，又有许多新的著作发表，本文后面的附表较前又已增长。但笔者仍未对原著进行任何修改。当然并不是说那些著作在笑这个问题上对笔者毫无启发，而是因为笔者所用的方法与一般不同，目

---

\* 这是作者为本书第二十三版（1924年）写的序。

① 《巴黎评论》（Revue de Paris）1899年2月1日及15日，3月1日。

② 附表从略。

的在于决定滑稽的制造法，而一般所用的方法的目的则在于将各种滑稽效果纳入一个过于广泛、过于简单的公式。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；但第二种方法所得的任何结果并不足以改变第一种方法所得的结果，而在笔者看来，唯有第一种方法包含科学的精确性与严密性。关于这一点，请读者注意本版篇末所增附录是幸。

昂利·柏格森

1924年1月于巴黎

## 目 录

序	1
第一章 泛论滑稽——形式的滑稽和动作的 滑稽——滑稽的扩张力	1
第二章 情景的滑稽和语言的滑稽	45
第三章 性格的滑稽	89
附 录 关于滑稽的各种定义以及本书所用的 研究方法	135
译后记	139

## 第一章

### 泛论滑稽——形式的滑稽和动作的 滑稽——滑稽的扩张力

笑的涵义怎样？可笑事物当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？在丑角所扮的鬼脸、文字游戏、滑稽剧中的误会、高级喜剧中的场面等之间，有什么共同的东西？形形色色的产物有的溢出不雅的气味，有的散发美妙的芳香。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些产物共同的精华提炼出来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，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经碰过这个小小的问题，然而这个问题却总是躲闪、溜走、逃脱，最后又突然出现，对哲学的思想提出傲慢的挑战。

我们之所以也来处理这个问题，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想给滑稽味下一个定义就了事。我们认为滑稽味首先是个活生生的东西。不管它是如何微不足道，我们也要以对待生活同样的尊敬来对待它。我们所做的将限于观察它如何成长，如何开花结果。滑稽味通过一

些不易觉察的阶段，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，进行着非常奇特的形变。我们对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都不应有丝毫忽视。通过这样持续的接触，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比抽象的定义灵活一些的东西，获得一些实际的、亲切的认识，就像是和朋友长期交往所获得的认识一样。也许我们会在不经意之间获得有用的知识。滑稽味即使在它最偏离正轨的表现当中，总也有它一定的道理；滑稽味带有一定的疯狂的意味，但它的疯狂总也根据一定的方式；滑稽味带有梦幻的性质，但在梦幻之中却能唤起一些为整个社会立即接受和理解的幻象。这样，它怎能不在人类的想像力的活动过程，特别是社会的、集体的、大众的想像像的活动过程方面，对我们有所启发呢？滑稽味是现实生活的产物，与艺术血肉相连，它又怎能不把它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告诉我们？

我们将首先提出我们认为是基本的三点看法。这些看法与滑稽本身的关系较少，而与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滑稽这个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我们请读者注意的第一点是：在真正是属于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。景色可以美丽、幽雅、庄严、平凡或者丑恶，但绝不会可笑。我们可能笑一个动物，但那是因为在这个动物身上，我们看到一种人的



态度或表情。我们可能笑一顶帽子，但我们所笑的并不是这片毡或者这些草帽辫，而是人们给帽子制成的形式，是人在设计这顶帽子的式样时的古怪念头。这个事实是这样重要，这样简单，却没有引起哲学家们足够的注意，实在令人不解。许多哲学家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，说人是“能笑的动物”。其实他们同样可以说人是“引人发笑的动物”，因为如果其他动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引人发笑，那也是因为这个动物或者这个物体有与人相似的地方，带有人印刻在它们身上的某些特色，或者人把它们做了特殊的用途。

其次，同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：通常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。看来只有在宁静平和的心灵上，滑稽才能产生它震撼的作用。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是笑的自然环境。笑的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情感了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笑一个引起我们怜悯甚至爱慕的人，然而当我们笑他的时候，必须在顷刻间忘却这份爱慕，扼制这份怜悯才行。在一个纯粹理智的社会里，人们也许不再哭泣，然而他们可能笑得更多；而在另外一个社会里，如果人们的心都是毫无例外地感情丰富，生活都是和谐协调，一切事情都会引起感情的共鸣，那他们是不会认识也不会理解笑的。你不妨试一试，在片刻之间，你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感到兴趣，设想你跟他们一起行动，感他们之所感，而且把你的同感扩展到最大限度，那时你就会像是受